

一
句

刘震云 著

顶
一
万
句

一句顶一万句

刘震云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句顶一万句 / 刘震云 . 著

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03

ISBN 978-7-5354-3976-5

I . 一 . . .

II . 刘 . . .

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4695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

责任编辑: 安波舜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媒体运营: 赵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**湖北长江出版集团** 电话: 027-87679301
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: 027-87679300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邮编: 430070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电话: 010-58678881 传真: 010-58677346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邮编: 100028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11.5
版次: 2009 年 0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9 年 03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365 千字 印数: 00001—400000 册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**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**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编者荐言

一句胜过千年

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。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。

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，语句洗练，情节简洁，叙事直接，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。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，都构成言说的艺术，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作家唯有用此语言，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：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，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。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，但并不孤独；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，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，由于其社群、地位和利益的不同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，能够说贴心话、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，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。

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；这样平视百姓、体恤灵魂、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。

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：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“说的上话”的养女，为了寻找，走出延津；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：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，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“说的上话”的朋友，走向延津。一出一走，延宕百年。小说中所有

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，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，乃至性爱情，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，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、提供温暖、化解冲突、激发情欲有关。话，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，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。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，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，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。

由此，我们忽然发现，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。

这种累，犹如漫漫长夜，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。

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，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。于是喊丧，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。与戏子手谈，成了县长的私宠。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。就像今天，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。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，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。因此，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，它使我们在《论语》和《圣经》之间徜徉，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……

当然，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。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藉，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身影，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。

李波舜

上 部

出 延 津 记

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。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。老杨除了卖豆腐，入夏还卖凉粉。卖豆腐的老杨，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。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，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。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，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，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。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，但老马说起笑话，又离不开老杨。老杨对人说起朋友，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；老马背后说起朋友，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。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，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。

杨百顺十一岁那年，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。老李的铁匠铺叫“带旺铁匠铺”，打制些饭勺、菜刀、斧头、锄头、镰刀、耙齿、铲头、门搭等。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，老李却是慢性子；一根耙钉，也得打上两个时辰。但慢工出细活，这根耙钉，就打得有棱有角。饭勺、菜刀、斧头、锄头、镰刀、铲头、门搭等，淬火之前，都烙上“带旺”二字。方圆几十里，再不出铁匠。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，是耽误不起工夫。但慢性子容易心细，心细的人容易记仇。老李是生意人，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，保不齐哪句话就得罪了他。但老李不记外人的仇，单记他娘的仇。老李他娘是急性子，老李的慢性子，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。老李八岁那年，偷吃过一块枣糕，他娘扬起一把铁勺，砸在他脑袋上，一个血窟窿，汩汩往外冒血。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老李从八岁起，就记上了娘的仇。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，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，仍有说有笑，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。也不是记听戏的仇，而是老李长大之后，一个是慢性子，一个是急性子，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。老李他娘是个烂眼圈，老李四十岁那年，他爹死了；四十五岁那年，他娘瞎了。他娘瞎了以后，老李成了“带旺铁匠铺”的掌柜。老李成为掌柜后，倒没对

他娘怎么样，吃上穿上，跟没瞎时一样，就是他娘说话，老李不理她。一个打铁的人家，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，他娘瞎着眼喊：

“嘴里淡寡得慌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。”

老李：

“等着吧。”

一等就没了下文。他娘：

“心里闷得慌，快去牵驴，让我去县城听个热闹。”

老李：

“等着吧。”

一等又没了下文。不是故意跟他娘治气，而是为了熬熬她这急性子。日子在他娘手里，已经急了半辈子，该慢下来了。也怕开了这种头，乱越添越多。但他娘七十岁这年，老李却要给他娘做寿。他娘：

“快死的人了，寿就别做了，平时对我好点儿就行了。”

又用拐棍捣着地：

“是给我做寿吗？不定憋着啥坏呢。”

老李：

“娘，您多想了。”

但老李给他娘做寿，确实不是为了他娘。上个月，从安徽来了个铁匠，姓段，在镇上落下脚，也开了个铁匠铺；老段是个胖子，铁匠铺便叫“段胖子铁匠铺”。如老段性子急，老李不怕；谁知段胖子也是个慢性子，一根耙钉，也打上两个时辰，老李就着了慌，想借给他娘做寿，摆个场面让老段看看。借人的阵势，让老段明白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。但众人并不明白祝寿的底细，过去都知道老李对娘不孝顺，现在突然孝顺了，认为他明白过来理儿了，祝寿那天中午，皆随礼去吃酒席。老杨和老马皆与铁匠老李是朋友，这天也来随礼。老杨早起卖豆腐走得远，吃酒席迟到了几步；马家庄离镇上近，老马准时到了。老李觉得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，便把老杨的座位，空在了老马身边。老李以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，没想到老马急了：

“别，快把他换到别的地方去。”

老李：

“你们俩在一起爱说笑话，显得热闹。”

老马问：

“今天喝酒不？”

老李：

“一个桌上三瓶，不上散酒。”

老马：

“还是呀，不喝酒和他说个笑话行，可他一喝多，就拉着我掏心窝子，他掏完痛快了，我窝心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
老李这才知道，他们这朋友并不过心。或者说，老杨跟老马过心，老马跟老杨不过心。遂将老杨的座位，调到另一桌牲口牙子老杜身边。杨百顺前一天被爹打发过来帮老李家挑水，这话被杨百顺听到了。吃酒第二天，卖豆腐的老杨在家里埋怨老李的酒席吃得不痛快，礼白送了；不痛快不是说酒席不丰盛，而是在酒桌上，跟牲口牙子老杜说不来。老杜又是个秃子，头上有味，肩上下落了一层白皮。老杨认为自己去得晚，偶然挨着了老杜。杨百顺便把昨天听到的一席话，告诉了老杨。卖豆腐的老杨听后，先是兜头扇了杨百顺一巴掌：

“老马决不是这意思。好话让你说成了坏话！”

在杨百顺的哭声中，又抱着头蹲在豆腐房门口，半天没有说话。之后半个月没理老马。在家里，再不提“老马”二字。但半个月后，又与老马恢复了来往，还与老马说笑话，遇事还找老马商量。

卖东西讲究个吆喝。但老杨卖豆腐时，却不喜吆喝。吆喝分粗吆喝和细吆喝。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说豆腐，“卖豆腐喽——”“杨家庄的豆腐来了——”细吆喝就是连说带唱，把自己的豆腐说得天花乱坠：“你说这豆腐，它是不是豆腐？它是豆腐，可不能当豆腐……”那有啥呢？直把豆腐说成白玉和玛瑙。老杨嘴笨，溜不成曲儿，又不甘心粗吆喝；也粗吆喝过，但成了生气：“刚出锅的豆腐，没这个那个啊——”可老杨会打鼓，鼓槌敲着鼓面，磕着鼓边，能敲打出诸多花样；于是另辟蹊径，卖豆腐时，干脆不吆喝了，转成打鼓。打鼓卖豆腐，一下倒显得新鲜。村中一闻鼓声，便知道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来了。除了在村里卖豆腐，镇上逢集，也到镇上摆摊。既卖豆腐，又卖凉粉。用刮篋将凉粉刮成丝，摆到碗里，搁上葱丝、荆芥和芝麻酱；卖一碗，刮一碗。老杨摊子左边，是卖驴肉火烧的孔家庄的老孔；老杨摊子右边，是卖胡辣汤也

捎带卖烟丝的窦家庄的老窦。老杨卖豆腐和凉粉在村里打鼓，在集上也打鼓。老杨的摊子上，从早到晚，鼓声不断。一开始大家觉得新鲜，一个月后，左右的老孔和老窦终于听烦了。老孔：

“一会儿‘咚咚咚’，一会儿‘哇哇哇’，老杨，我脑浆都让你敲成凉粉了，做一个小买卖，又不是挂帅出征，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？”

老窦性急，不爱说话，黑着脸上去，一脚将老杨的鼓踹破了。

四十年后，老杨中风了，瘫痪在床，家里的掌柜换成了大儿子杨百业。别人一中风脑子便不好使，嘴也不听使唤，“呜里哇啦”说不成句，老杨却身瘫脑不瘫，嘴也不瘫。不瘫的时候嘴笨，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，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；瘫了之后头脑倒清楚了，嘴也顺溜了，事碰事理得纹丝不乱。身子瘫后，整日躺在床上，动一动就有求于人，这时就比不得从前，眼上、嘴上就得吃些亏；进屋一个人，眼里就赶紧逢迎和讨好；接着人问他啥，他就说啥；不瘫时常说假话，瘫了之后句句都掏心窝子。喝水多了，夜里起床就多，老杨从下午起就不喝水。四十年过去，老杨过去的朋友要么死了，要么各有其事，老杨瘫了之后，无人来看他。这年八月十五，当年在集上卖葱的老段，提着两封点心来看老杨。多日不见故人，老杨拉着老段的手哭了。见家人进来，又忙用袖子去拭泪。老段：

“当年在集上做买卖的老人儿，从东头到西头，你还数得过来不？”

老杨虽然脑子还好使，但四十年过去，当年一起做事的朋友，一多半已经忘记了。从东到西，扳着指头查到第五个人，就查不下去了。但他记得卖驴肉火烧的老孔和卖胡辣汤兼卖烟丝的老窦，便隔过许多人说老孔和老窦：

“老孔说话声儿细；老窦是个急性子，当年一脚把我的鼓给踹破了。我也没输给他，回头一脚，把他的摊子也踢了，胡辣汤流了一地。”

老段：

“董家庄劊牲口的老董，你还记得吧？除了劊牲口，还给人补锅。”

老杨皱着眉想了想，想不起这个既劊牲口又给人补锅的老董。老段：

“那魏家庄的老魏呢？集上最西头，卖生姜的那个，爱偷笑，一会儿自己乐了，一会儿自己乐了，也不知他想起个啥。”

老杨也想不起这个一边卖姜一边偷笑的老魏。老段：

“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，你总记得吧？”

老杨松了一口气：

“他我当然记得，死了两年多了。”

老段笑了：

“当年你心里只有老马，凡人不理。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，人家背后老糟改你。”

老杨赶紧岔话题：

“多少年的事了，你倒记得。”

老段：

“我不是说这事，是说这理。不拿你当朋友的，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；拿你当朋友的，你倒不往心里去。当时集上的人都烦你敲鼓，就我一个人喜欢听。为听这鼓，多买过你多少碗凉粉。有时想跟你多说一句话，你倒对我爱搭不理。”

老杨忙说：

“没有哇。”

老段拍拍手：

“看看，现在还不拿我当朋友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
老杨：

“啥话？”

老段：

“经心活了一辈子，活出个朋友吗？”

又说：

“过去没想明白，如今躺在床上，想明白了吧？”

老杨这才明白，四十年后，老段看自己瘫痪在床，他腿脚还灵便，报仇来了。老杨啐了老段一口：

“老段，当初我没看错你，你不是个东西。”

老段笑着走了。老段走后，老杨还在床上骂老段，老杨的大儿子杨百业进来了。杨百业是杨百顺的大哥，这时也五十多岁。杨百业小的时候脑子笨，常挨老杨的打；四十多年过去，老杨瘫痪在床，杨百业成了家里的掌柜，老杨举手动脚，就要看杨百业的脸色行事。杨百业接着老段的话茬儿问：

“老马是个赶大车的，你是个卖豆腐的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当年

人家不拿你当人，你为啥非巴结他做朋友？有啥说法不？”

身瘫的老杨对老段敢生气，对杨百业不敢生气。杨百业问他什么，他得说什么。老杨停下骂老段，叹了一口气：

“有，不然我也不会怵他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事儿上占过他便宜，或是有短处在他手里，一下被他拿住了？”

老杨：

“事儿上占便宜拿不住人，有短处也拿不住人，下回不与他来往就是了。记得头一回和他见面，就被他说住了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啥事？”

老杨：

“头一回遇到他，是在牲口集上，老马去买马，我去卖驴，大家在一起闲扯淡。论起事来，同样一件事，我只能看一里，他能看十里，我只能看一个月，他一下能看十年；最后驴没卖成，话上被老马拿住了。”

又摇头：

“事不拿人话拿人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以后遇到事，就想找他商量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听明白了，还是想占人便宜，遇事自个儿拿不定主意，想借人一双眼。我弄不明白的是，既然他看不上你，为啥还跟你来往呢？”

老杨：

“可方圆百里，哪儿还有一下看十里和看十年的人呢？老马也是一辈子没朋友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老马一辈子不该赶马车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那他该干啥呢？”

老杨：

“看相的瞎老贾，给他看过相，说他该当杀人放火的陈胜吴广。但他又没这胆，天一黑不敢出门。其实他一辈子马车也没赶好，赶马车不

敢走夜路，耽误多少事儿呀！”

说着说着急了：

“一个胆小如鼠的人，还看不上我，我他妈还看不上他呢！一辈子不拿我当朋友，我还不拿他当朋友呢！”

杨百业点点头，知道他俩一辈子该成为朋友。说罢老马，到了吃中饭时候。这天是八月十五，中饭吃的是烙饼，肉菜乱炖。烙饼是老杨一辈子最爱吃的，但六十岁以后，牙烂掉了一大半，嚼不动了；但配上乱炖，肉和菜在火上炖的时间长，肉是烂的，菜也是烂的，菜汤是滚烫的，将烙饼泡到菜里，能泡得入口就化。老杨年轻的时候，一过节就吃烙饼；但他瘫痪在床之后，家里吃不吃烙饼，不由他说了算。本来在问老马之前，杨百业就决定中饭吃烙饼和肉菜乱炖，但当年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却认为自己刚才说了实话，杨百业才让烙饼，这饭是对他的奖赏。一顿饭吃下来，老杨吃得满头大汗。肉菜乱炖的热气中，又仰脸向杨百业讨好地笑了笑，意思是：

“下回问我啥，我还说实话。”

二

杨百顺十六岁之前，觉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。但自打认识老裴，两人没说过几句话。杨百顺十六岁的时候，老裴已经三十多了。老裴家住裴家庄，杨百顺家住杨家庄，之间相距三十里，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河，一年也碰不上几面。杨百顺没去过裴家庄，老裴来杨家庄剃过头。但杨百顺七十岁以后，还常常想起老裴。

老裴剃头的手艺并不是祖传。他爷是个织席的，捎带卖鞋。他爹是个贩毛驴的，一年四季，背着褡裢、拿根鞭子到口外内蒙古贩毛驴。从河南延津到内蒙古，去时得走一个月；从内蒙古赶着毛驴回来，紧走慢走，得一个半月。一年下来，也就做四五趟生意。老裴成人之后，一开始跟他爹学贩驴。两年之后，老裴他爹得伤寒死了，老裴就开始一个人上路，和别的驴贩子搭伴，一趟趟去内蒙古贩毛驴。老裴年龄虽小，但长着个大人心的，一年下来，不比他爹在时赚钱少。十八岁那年，娶妻生子，也不在话下。贩毛驴常年在外，一年有八九个月不在家，免不了在外边有相好。别的驴贩子在外也有相好，或在山西，或在陕北，或在内蒙古，看走到哪里碰上了。但相好也就是相好，认不得真，别人给相好留的是假名假姓，老家在哪里，也不说实话。老裴当时还是年轻，在内蒙古靠上个相好叫斯琴格勒，头一回在一起，斯琴格勒问他姓名，家住哪里，老裴一时忘情，就说了实话。斯琴格勒是个有丈夫的人，丈夫出外放牧，她在家靠相好。一是图个痛快，二是图相好留下仨瓜俩枣的散碎银两，她好存个体己。但她靠的不是一个人，另有一个相好是河北人，也去内蒙古贩驴，但人家留的就是假名假姓，县份也是假的。这年秋天，斯琴格勒和河北相好的事发了。斯琴格勒的丈夫出门放牧三个月，回来却发现她怀孕了。靠相好蒙族人不在意，整天吃牛羊肉，热性大，不在乎夜里那点儿事；但怀孕了她丈夫就急了。因这孩子生下来，

等于替别人养着。所以靠相好的人，都知道图痛快归图痛快，但痛快也分个时辰；时辰不对，痛快的最后一刻要忍住，不能让怀孕。和河北人这次，斯琴格勒也是一时忘了情，虽然时辰不对，也让河北人彻底痛快了。河北人痛快了，斯琴格勒的丈夫生了气，觉得这是相好欺负自己，用皮鞭抽斯琴格勒，斯琴格勒不但供出了河北的相好，也供出了河南的老裴。蒙族人扔下自己的老婆，掂着一把宰牛刀上了路。先去河北，没找着真人，又来到河南延津县裴家庄，找着了老裴，上去就要拼命。后经人说合，赔了这蒙族人三十块大洋，又贴了来往路费，才把他打发走。蒙族人走了，事情却没有完。老裴的老婆叫老蔡，三天上了三回吊。虽然每回都把她救了回来，但三天之后的老蔡，和三天前成了两个人。过去老蔡怕老裴，现在老裴怕老蔡。老蔡说：

“你说这事儿咋办吧？”

老裴：

“从今往后，一切听你的。”

老蔡：

“从今往后，别理你姐。”

由靠相好转到他姐头上，老裴有些蒙。老裴从小娘死得早，从六岁起，由他姐带大。老裴与他姐感情深，老蔡却与他姐闹过别扭。老裴想明白这理儿，低着头说：

“反正她已经出嫁了，从今往后，不理她就是了。”

老蔡又问：

“从今往后，你还去内蒙古不？”

老裴：

“去不去，还听你的。”

老蔡：

“从今往后，别再提‘贩驴’二字。”

老裴只好放下褡裢和鞭子，不再贩驴。老裴这才知道，那个内蒙古人不远千里来河南找他，并不是为了拼命，也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；这个内蒙古人人粗心不粗，下手有些毒。但斯琴格勒怀孕，并不是老裴的责任，老裴还得替河北人背着黑锅，冤还冤在这里。毛驴贩不成了，老裴便开始跟冯家庄的老冯学剃头。剃头倒不难学，学剃头三年出师，老裴两年半就离开老冯，自己担着剃头挑子，十

里八乡给人剃头。这一剃就是七八年。只是自此不爱说话。师傅老冯给人剃头时，爱跟人聊天；十里八乡的事，数老冯知道得多。老裴给人剃头，一个头剃下来，一句话没有。大家都说师傅徒弟不一样。老裴话少不说，头剃着剃着，还爱长吁一口气。一个头剃下来，要吁四五口长气。一次老裴到孟家庄东家老孟家剃头。老孟家有五十顷地，二十多个伙计。二十多个伙计的头剃完，老孟的头剃完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老孟有一个朋友叫老褚，是豫西洛宁县一个盐商，这天从山东贩盐回来，路过延津县，顺便到孟家庄来看老孟；老褚的头发正好长了，也让老裴来剃。老裴剃几刀子，长吁一口气；剃几刀子，又吁出几口气。头剃到一半，老褚急了，光着半边头跳起来，指着老裴：

“操你妈，多剃一个头，咋知道我不给你钱？唉声叹气的，扑身上多少晦气。”

老裴提着刀子站在那里，脸红耳赤，说不出话，最后还是东家老孟替他解了围，对老褚说：

“兄弟，他那不是叹气，是长出气；不是剃头的事，是他个毛病。”

老褚瞪了老裴一眼，这才坐下，让老裴接着剃头。老裴在外剃头不说话，剃一天头回到家，也不说话。家里每天有十件事，十件事全由老婆老蔡做主。老裴按老蔡的主意办，稍有差池，老蔡还张口就骂。老裴一开始还嘴，但一还嘴，老蔡就扯到了内蒙古，内蒙古那个野种，老裴就不还嘴了。当面骂人不算欺负人，骂过第二天，老蔡又把老裴挨骂的情形，当做笑话，说给别人，就算欺负人了。但这话传到老裴耳朵里，老裴又装作没听见。十里八乡都知道，老裴在家里怕老婆。

这年夏天，老裴到苏家庄去剃头。苏家庄是个大庄，有四五百户人家，老裴在苏家庄生意最大，包了三四十户人家的头；三四十户人家，剃头的男人，有百十口子。老裴连剃两天，到第三天中午，方才剃完。老裴挑着剃头挑子往回走，在黄河边上，遇上了曾家庄杀猪的老曾。老曾要去周家庄杀猪。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老裴和老曾常碰面，在一起说得着。两人便停下脚步，坐到河边柳树下吸烟。吸着烟，说些近日的闲话，老裴看着老曾头发长了，便说：

“挑子里还有热水，就在这儿给你剃了吧。”

老曾摸摸自己的头发：

“剃是该剃了，可周家庄的老周，还等着我杀猪呢。”